



ISTANBUL
PASSAGE

伊斯坦布尔 逃亡

枪是扔不掉的暴力，墙是看得见的误解

[美] 约瑟夫·卡农 著 李建兴 译

**ISTANBUL
PASSAGE**

枪是扔不掉的暴力
墙是看得见的误解

伊斯坦布尔 逃 亡

[美] 约瑟夫·卡农 著
李建兴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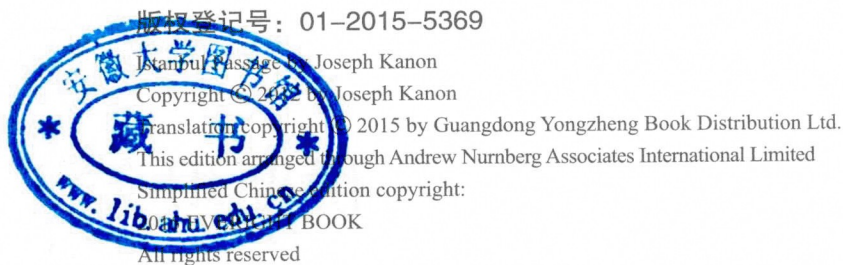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伊斯坦布尔逃亡 / (美) 卡农著; 李建兴译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5. 8
ISBN 978-7-5057-3570-5

I. ①伊… II. ①卡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4697 号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5-5369



Istanbul Passage by Joseph Kanon
Copyright © 2015 by Joseph Kanon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Guangdong Yongzheng Book Distribution Ltd.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© 2015 by GUANGDONG YONGZHENG BOOK
All rights reserved

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伊斯坦布尔逃亡 |
| 作者 | (美) 约瑟夫·卡农 著 李建兴 译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|
| 规格 | 880×1230 毫米 32 开 10.5 印张 188 千字 |
| 版次 |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|
| 印次 |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3570-5 |
| 定价 | 36.00 元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|
| 电话 | (010) 64668676 |

目录 Contents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001 | PART ONE | 最后一个任务 |
| 053 | PART TWO | 亚雷榭的身份 |
| 073 | PART THREE | 皮囊之下 |
| 137 | PART FOUR | 不能说的秘密 |
| 177 | PART FIVE | 大逃杀 |
| 227 | PART SIX | 孤独的幸存者 |
| 277 | PART SEVEN | 无声告白 |
| 327 | EPILOGUE | 作者的话 |

PART
ONE

／

最后一个
任务

第一次行动被迫取消。里昂花了好几天安排船只和庇护所，就在接应之前几小时，起风了。一阵从东北方呼啸而下的强风，扫过黑海时掀起巨浪。波斯普鲁斯海峡的波浪，抵达防护齐全的沿岸别墅时，通常比船只的尾浪高不了多少，这时却汹涌拍打着登岸码头。在码头上，里昂几乎看不清亚洲那边，只有几串昏暗的灯光藏在滂沱的雨幕后面。收买的渔船还会来吗？他想象着渔夫计算得失：惊涛骇浪，视野模糊，指望四十米外突然冒出来的轮廓不是根本无法闪躲的木材货轮；或者留在安全的码头上，绑好绳索，在铸铁火炉边喝着梅子白兰地。只有傻子才在暴风雨天出海。

“还要多久？”米海拉紧他的外套说。

他们停车在鲁梅利堡垒底下，看着停泊的船只随浪翻腾，拉扯着缆绳。

“再等半小时。如果他迟到了而我不在这儿……”

“他不是迟到，”米海反驳说。他匆匆看了四周，“他有这么重要？”

“我不晓得，我只是送货的。”

“冷死人了，”米海发动引擎，“这种季节。”

里昂露出微笑。在伊斯坦布尔的自我想象中，这里四季如夏，女士们常常在花园凉亭里吃果汁雪泥。这座城市的人似乎有点惊讶天气竟然也会变冷。

米海让暖气开了几分钟再关掉，像乌龟似地瑟缩在他的外套里。“让我跟来，又不准发问。”

里昂伸手抹过窗户上凝结的水珠，把它清除。“对你没有危险。”

“太好了。你没办法自己做吗？”

“他刚从康斯坦西亚（Constancia，罗马尼亚城市，位于黑海岸）出来。就我所知，他只会说罗马尼亚语。而你……”

米海挥手打发道。“你的新朋友之一，一定是德国人。”

“你不必这么委屈。”

“小事一桩。我会讨回来的。”

他点了根烟，有一瞬间里昂可以看见他灰白的脸孔和头上僵硬斑白的头发——快要全白了。他们刚认识时，米海是黑色鬃发，打理得就像布加勒斯特时髦客的样子，胜利大道上所有咖啡馆都认识他。

米海吸一口烟，凝视挡风玻璃上滴落的水滴。“你最近怎么样？”他终于说，“你看起来很累。”

里昂耸耸肩，没有回答。

“你为什么接这差事？”米海转头面对他，“战争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是吗？没人告诉我。”

“才怪，他们打算展开另一场战争。”

“没有我认识的人。”

“小心别喜欢上这档事。一旦开始喜欢——”他的声音渐低，因抽烟而沙哑，即使到现在仍维持着东欧口音。“那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。它变成习惯就会像烟一样，”他举起他的烟说，“只是喜欢它的味道。”

里昂看着他，“那你呢？”

“对我们没什么改变。我们还在拯救犹太人。”他面露苦笑表情。“我们现在是在逃离我们的盟友。现在，我们弄不到巴勒斯坦的签证，他们能去哪里，波兰吗？我还在帮你跟纳粹联络。真是美好的世界啊。”

“为什么找纳粹？”

“为什么做这些事？为了可怜的难民？不，我想一定是有人认识俄国佬。但是谁晓得呢？”

“你只是猜测。”

“你运送什么东西，对你不重要吗？”

里昂别开目光，再回来看表。“今晚他不会来了。无论他是谁。我最好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”

米海俯身再次发动引擎。“我会停在附近。”

“不，留在这儿。我不希望车子引起别人的注意。”

“了解。你在雨中跑步过马路、淋湿，跑回来、又淋湿。然后你回到等候的车子上，这样就比较不可疑吗？”他把车子打到一档。

“这是你的车。”里昂说。

“你认为他们还没监视过你？”

“有吗？你会知道的。”他说。

“要永远假设有。”他横过路面，转弯停在咖啡馆门前。“就照预定的做吧！一定要避免淋湿。如果他来了先告诉我。我要开车送他去他住宿的任何地方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米海点头。“这才像话。”他往侧窗歪歪头，“打电话吧。趁他们还没起疑。”

咖啡馆里有四名男子一边玩骨牌，一边用郁金香杯喝茶。当他们抬头看，里昂瞬间变成希望他们看到的人——一个被雨困住的外国人正甩掉帽子上的水，或许他正需要一通电话。里昂脸红了，因为兴奋，他的脉搏开始加快，他喜欢这感觉。今晚他会搭缆车到贝贝克区（Bebek，波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岸位于两座大桥之间的高级住宅区）的最后一站，再走到诊所。

这趟路他走过无数次了。如果被人跟踪，米海会将车停在诊所门口一条街外等候。

经过一大丛夹竹桃，里昂前往花园侧门，折返米海在等候的博斯普鲁斯路。黑暗中不会有人看到他，电话在靠近厕所的墙上。除了瓷砖敲击与沸水的嘶声之外，室内一片寂静。

里昂拨通了电话。

“汤米？”幸好他在家，没出去吃晚饭。

“啊，我正等你打来呢，”汤米说，温和的客套口吻带着一点冷硬的腔调。“你想要那份报告，但我的速记员一直没出现。我们的船有问题。只要一有天气跟渡轮的消息我就告诉你，”里昂想象着线路另一侧的圆脸，以及肥厚的下颚线条。“我明天可以给你，好吗？我是说，契约没问题的，我们只是在等配额。我跟美国烟草公司讲了大半天的电话，现在我们只需要签名。”领事馆内设有商务代表团，是汤米当做掩护身份的战时机构。

“没关系。反正我也困在这诊所了，只是问问看是否送出来了。”

“没有。改明天的这时候。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我们去公园饭店请你喝一杯吧。”

“我会先出发，等我一小时。”汤米用命令的口吻说。“别担心，我会送你回家。”里昂的公寓大楼就在公园饭店的山坡下，在阿亚帕沙区的大转弯之前。

“我在贝贝克区。”

“在贝贝克区？”他有点惊讶。

“看看外面。这种天气会让出行速度变得很慢，帮我留张凳子。”

骨牌玩家们看着下方，假装没在偷听。但是他们会怎么想？里昂点了杯茶，

谢谢酒保让他借用电话。握在手里的杯子很温暖，但他自己全身上下都发冷，潮湿开始渗透进他的鞋子里。公园饭店里，人人都在注意却若无其事。

“改时间了，”里昂上了车，对米海说，“明天你有空吗？”

米海点头。

“有事发生了。我们要去公园饭店喝酒。”

“烟草生意真刺激啊。”

里昂微笑。“以前是这样。”

其实，烟草生意一直很沉闷，像祷告经文书一样老套又容易预测。代理人来买晒干的拉塔基亚烟草，他安排货运，再搭火车去安卡拉申请出口许可，六点钟离开海达尔帕夏车站（Haydarpaşa，伊斯坦布尔两大车站之一，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），隔天上午十点抵达。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。他会搭火车帮汤米带东西，为战争尽点力。当时还不涉及金钱，纯粹帮帮忙。汤米请他帮忙贸易代表团收购铬，免得被德国人拿走，但是，忽然间他又卷入战局了。

“我在你家放你下车，你需要换衣服。”

“不，回村子去吧。我要去诊所查看一下。”

快到诊所的时候，米海问：“她还好吗？”

“老样子。”里昂平淡地说。

之后，他们便无话可说。米海口中的她，就是安娜。对他而言，安娜还活着，存在着，不只是奥布斯邦诊所里某个遗世隐居的人，去了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某处。以前大家随时会问一些痛苦的问题，或者在办公室表达尴尬的关切——但是他们逐渐开始遗忘她还在。对里昂来说，这是不肯愈合的伤口。

“你猜我怎么想？”米海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有时候我认为是你干的。为了证明什么，但是我不清楚。”

里昂沉默，没有回答。

“你还会跟她说话吗？”米海终于说。

“会。”

“告诉她我们有条船出去了。她会高兴的。”

“通过英国的巡逻？”

“目前是。不然我们就会在塞浦路斯。告诉她我们救了三百人。”

他走了同样的小巷回去，同样的花园入口。他以为必须按门铃，但是门没锁。他不禁皱眉，对员工的粗心不悦。这诊所其实算是某种疗养院，也是避人耳目的地方。奥布斯邦博士是三〇年代受到阿塔图克（Atatürk，意为土耳其之父，对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·凯末尔的尊称）欢迎，帮助新共和国站稳脚步的德国难民之一。很多人都搬到贝贝区，或者更精确地说，欧塔寇区，这里覆盖着冷杉与菩提山的山丘或许让他们想起故乡。诊所的大多数医疗人员仍是德裔，里昂认为这样或许对安娜有帮助，如果她还在听的话，自己的母语是她能了解的东西。不过那些帮她洗澡、喂食、在她身边聊天的人是土耳其人，这让他担心她比以往更孤立。

奥布斯邦博士是鼓励里昂讲话的。“我们不知道她听见了什么。这个形式的忧郁症可能是响应，而不是知觉的问题。她的脑子并没有关闭，否则她不会有呼吸或任何动作。目前只能维持基本的活动。随着时间推移或许会改善。如果放音乐，可以是她熟悉的，在家演奏过的东西，甜美的音符填满她心中的寂静。或许她听得见。”

“我和她说话时候，大多数是我在自言自语。”里昂说过。

“这里人人都会自言自语，”奥布斯邦说过这冷笑话，“显然这是人

生一大乐。”

“很晚了。”护士用土耳其语说，像低声耳语，她的目光向下看看他外套上滴落的雨水。

“她睡了吗？我说声晚安就好。”

护士很粗鲁地开了门，客户的兴致不关她的事。他坐下来说话，一如往常，而护士稍后会再回来，这是他付钱的私人诊所。

安娜躺在床上，房里很昏暗，只有一盏微弱的夜灯。当他触摸她的手，她睁开眼睛，茫然地望着他。这种事真令人泄气，她看着周围动态却没有响应。人们在室内走来走去或者远处发生的事，都只是移动的一团模糊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他说，“够暖吗？暴风雨来了。”他往落地窗歪歪头，玻璃上有雨声。

她没说话，但他早就不指望她了。她的手也没有触摸回来。他讲话时，会代替她回答。有时坐在她身边，他脑中真的会听见她的声音，鬼魅般的对话，比自言自语更糟糕。

“这里不错，对吧？”他指着房间说，“舒适。Gemütlich（德语）。”他边说边转换语言，仿佛这样说话会有什么差别。

他放开她的手，坐到椅子上。

他们刚认识时，她热情洋溢，似乎永远讲个没完，从德语换成英语，仿佛单一语言无法包含她想说的。她的眼神四处飘移，有时抢在话前面，等着语言跟上来，照亮她的脸。现在她的脸孔仍然没变，冻结在时间里，漂亮的皮肤，脸颊的柔和线条，全部都跟以往一样。只有她的眼神不一样，很空洞。

“今晚我见到米海了，他问候你。他说他们送走了一条船。人们又可

以逃出去了。”或许，说一些她在乎的事情会有效。他又忽然记起奥布斯邦说过，别惊吓她，只讲平常的事，家常琐事。但是奥布斯邦懂什么？他经历过她现在的处境吗？“三百人，”他说，“所以他们一定是恢复运作了。”

“我想我可能需要罗马尼亚人。他们带了人出来但是不告诉我身份。他们要我当保姆。乔治的老房东可以帮我在阿卡萨雷附近找房子。他们绝对想不到搜查穆斯林小区。”

他回过神来，听见自己的声音大声说出这些名字，对她透露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事，所有闪避与检查都白费了。他忽然想到另一点讽刺，自从她离开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对话了。以前他们不能说的事，别人的秘密，现在可以放心说了。至少某些事可以：你的父母死了，我们没听说，但他们一定死了。他们不在任何名单上；我跟一个女人交往，纯粹是性关系。以前感觉不对，现在我却很期待；我不认为你会复原。

“我遇到了葛斯·胡佛。美孚石油要调他回国。不过还是弄不到船，你认为呢？他们要用高速帆船送他。这需要一大笔钱，但是我猜他们花得起。你觉得雷诺斯公司会为我这么做吗？倒不是我想走，可是你一直想走，不是吗？去看看纽约。”他顿一下，留出回答时间。“或许等你好一点吧。现在没办法搬动你。我可以在这里照顾你。”他往房间挥挥手。“你可以在这里疗养。战争结束了。所有可怕的事情也是。”他说的同时很清楚战争并没有结束——仍有人在集中营，船只还是驶不通，她逃离的一切仍在发生。有什么值得回来的呢？他吗？有的事只有她知道，永远不会回来解答了。葛斯和其他人会飞回国，而他会留在这里，在她盯着花园的时候喃喃自语。

“我该走了。汤米要去公园饭店喝酒，风雨也无法阻止汤米喝酒。不

过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？他想要带我入行，执行我自己的任务。我是说，像今晚这样的行动，不再是传话差事。”他起身走到床边，把手放在她披散的黑发上。他轻轻地，只是抚摸。触摸神智不在场的人有种不真实感。他总是会有的一瞬间退缩，忧心忡忡，期待她伸出手来抓他的手。他用手背掠过她的额头，做了一个安抚的动作，而她闭上了眼睛。

“睡吧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我会再来。”刚开始他每晚都来，宛如守夜，但是日积月累，挤满了其他事情。最糟的状况是，即使他不愿意，他也会开始遗弃她。

出来之后，他穿过村子到海岸路，瞄一下路边停的车子。安娜跟米海合作时，土耳其警方表现得很笨拙。他们会在大陆饭店的大厅派一个身穿西装一脸无聊、自以为躲在烟幕之后能隐形的警察。她的工作都是公开的——帮每周前往巴格达（到巴勒斯坦的陆上路线）的火车办签证。只有极少数难民，但是合法。警方监视安娜到红色新月会办公室，监视她在瑟凯锡（Sirkeci，又译锡尔凯吉，伊斯坦布尔两大车站之一，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）查看货运清单，监视转运到海达尔帕夏的东西，这模式熟悉到他们从未想过调查其他地方。

稍后，她的工作也成了里昂的掩护。有一次他在塔拉比亚湾区的夏宫饭店打网球，有个疑似警察的人要求跟他私下谈话，是关于他老婆的。这位警察出于善意，觉得她的活动太引人注意。土耳其是中立国，而他们只是土耳其的客人。作为丈夫，他有义务管好自己的家人，没有人希望丢脸。里昂还记得自己哑口无言站在旧饭店前面，望着绣球花丛，努力忍住笑意，品味这个意外的礼物。被怀疑的是安娜，不是他。

只是，国安局、保安警察又另当别论。麦法兰当站主任的时候，他认为他们内部有奸细，意思是他们可能也知道里昂的底细，甚至是非正式、

不留记录的。他们会在哪里找他的漏洞？各种杂费？或者是汤米想要外包的工作，就像今晚？

广场上空荡荡的，看不见缆车，只有两个妇女蜷缩在雨伞下等小巴士。然后，有一辆出租车从塔克辛广场载人过来。里昂拦了车，上车后回头看看，但是没人跟踪。他眺望后方，只有稀疏的车流，大家都被雨赶进室内了。在亚那伏特柯伊区有辆车驶近后方，但是又脱离。他听着司机开始抱怨某件事，细节淹没在雨刷的摩擦声中，里昂也放弃了警惕。

里昂抵达饭店时汤米已经喝了几杯，脸色涨红，脸颊发亮。他宽阔的肩膀仍有当年宾大校队的强壮线条，但他其余部位松弛了，因为长年久坐与过多食物而发胖。

“天啊，你湿透了。你怎么了，走路吗？来，暖暖身子。马赫梅，再来两杯一样的吧？我们去那边喝。”他稍微呻吟着从凳子上起身，走向木板墙边的一张小桌子。

客人比里昂预期的多，或许是不想外出的饭店住客，但还有很多空桌。里昂记得从前客满时，端盘子的侍者像鸟似的飞进飞出，东张西望看谁来了。

“今晚抱歉了，”汤米说，“在接到讯息之前忙得晕头转向。场地不会有问题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，我租了整个月。我不晓得他要待多久。”

“整个月？咱们要花多少钱？”

“在拉雷里区。你付得起的。”

“拉雷里区。那是什么鬼地方？在亚洲那边吗？”

里昂微笑，“你来这里多久了？”

汤米耸肩，“我们送走他之后该怎么处理房子？”

“你可以带自己的女人去，那里舒适又隐秘。”

“是啊，只有我们跟跳蚤。啊，酒来了，”他的酒送来时他说，“马赫梅，谢谢。”他举起杯子。“祈求晴天与航行顺利。”

里昂举杯啜了一口，酒冰凉清爽，带点松木气味。马赫梅放下一整个银碗的开心果之后退开。

“天啊，想想这些年来他听见了多少。”汤米在马赫梅离去时说。

“或许他没在听。”

“大家都会偷听。问题是，为了谁？”

“除了我们以外？”

汤米没回答他。“大家总是说这里的每个侍者都会收两次钱，有时候更多。还记得那个老是送小纸条给冯帕彭，然后转身又把同样东西交给英国人的家伙吗？”他莞尔地摇头。“他已经准备了六个月。你必须交给他。”

“有什么用？你想要认识在公园饭店说过什么话的什么人吗？”

汤米微笑。“要抱着希望。那不是重点，对吧？重点是要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，没说什么。或许对某个能够拼凑线索的人会有用。”

“你会会有这种人？”

“天啊，希望有。”他转移话题，“不过，我跟你说件事吧。这个地方以前也很好玩，简直是大型马戏团。大家齐聚一堂。派奇·麦法兰坐那边，假扮海军的德国佬坐在他身边。有海军，还有日本人，记得田岛吗？戴眼镜的那一个，像极了该死的东条英机。起初我以为就是他。马赫梅偷听所有人。”

“美好的从前。”汤米抬头看，陷入自己的回忆。

“算了，汤米。马赫梅仍然在窃听，不知道还会有谁偷听，至少照我看来是这样。”

汤米摇摇头。“这个地方完蛋了。”

里昂环顾四周，稍微感受到酒力。“德国人走了，东条也是。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，对吧？”

“我是说整个地方。战时的中立城市——人人都有兴趣。土耳其人会参战？或置身事外？大家想要干什么？现在呢？就只是土耳其人罢了。”

“你仍然在帮我找船，”里昂喝完他的酒说，“我们还在这儿。”

“不会太久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汤米移开目光，举手示意再来一杯。

“你要回国吗？”里昂猜。

“我们得谈谈。”

“所以我们才来喝酒？”

汤米点头。“他们要结束任务了。”

“哪个任务？”

“这里。我们所有人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回华盛顿。你知道的，九月他们就把我们移交给战争部了。我猜是想早点除掉比尔。战前一直想这么做。他们整组人去了国务院，现在他们是研究情报办公室。但是外勤呢？战争部怎么处理外勤探员？战争结束了。”

“去跟俄国人说吧。”里昂说。

“那是欧洲。这里不同。天啊，里昂，你不会以为我们在战后永远窝